

經部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六

明 季本 撰

南陔

白華

華黍

此朱子所謂笙詩也按華谷嚴氏曰董氏以為笙入有聲而無詩非失亡之乃本無也此說非也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知

其義矣此說於理為合故特存之後由庚崇丘由儀並同○此三篇毛公序在魚麗之下朱子特據儀禮序正其辯於集傳頗詳今姑從之但詩之失次者甚多雖儀禮所存亦衰世以意為之之事不足為據詳見總論詩樂條下

魚麗

經旨曰此詩為尊禮賢者而作因用以為燕饗之樂歌蓋亦大雅也

魚麗于罶鱨鯊（興也）君子有酒旨且多（興意）

麗歷也罶以曲簿為笱而承梁之空者也君子指主人旨美也多者無所不備也

○魚麗于罶魴鱧（興也）君子有酒多且旨（興意）

多旨即上章之意取協韻故覆言耳

○魚麗于罶鰋鯉（興也）君子有酒旨且有（興意）

有即多也闕其所宜有不可以為多○此前三章皆以魚麗于罶起興以見賢者為國所羅之意魚最多

故以為喻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

物謂水陸之羞嘉即旨也本前章多且旨而言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賦也

偕即多也言水陸之物皆備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賦也

時即美也物及時然後為美○前三章皆言有酒乃

置酒之通名也言酒則非食禮矣後三章皆言物則

其所謂旨所謂多者皆以敬言矣雖或言旨或言嘉或言時或言多或言有或言偕用字不同其實嘉與時皆所以言旨也有與偕皆所以言多也不過即旨多二義反覆歎咏以見主人禮意之殷勤耳如此賢者豈有不樂就哉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此詩義與嘉魚同

由庚

說見前華黍下

南有嘉魚

經旨曰此詩與魚麗同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興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興意

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爲美故曰南有嘉魚非指丙穴也烝衆也罩所以取魚嘉魚而罩罩喻得賢之多也以酒燕樂禮賢之至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興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興意

汕所以撩魚也求賢士者如之三山李氏曰上罩之如罩下撩之如汕先言罩後言汕言得賢無方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興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興意瓠有甘有苦甘瓠可食者也樛木得甘瓠之纍猶君有謙德而得賢者之歸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興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興意鵻孝鳥以喻賢者之有孝有德也鵻之飛群然而來類聚猶賢者衆多各以類至又又燕也見其歀洽也

思語辭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丘

說見前華黍下

南山有臺

經旨曰此人臣頌美其君之辭蓋頌體也與天保同

舊說以為燕饗之樂則亦歌此以答君之賜也當為

大雅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興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興意

南北謂周地之南北君子指其君無期言無窮也華谷嚴氏曰有期則有時而止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興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興意

光德之所顯著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興也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

子德音不已 興意

大學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 興也 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興意

眉壽說見七月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 興也 樂只君子遐不黄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興意

黄者老人面之凍黎色如浮垢也保護也艾安也○山以生物為性無物不生猶人君以愛人為德無物不愛也故以山木起興臺萊桑楊杞李栲杻枸楰不問小大美惡或可為食或可為材皆無所棄然後為天地之德人君於人無所不愛然後為父母之心父母之心樂育之心也故云樂只言止有此樂也樂只君子是此詩之大旨邦家之基德固而根本立也邦家之光德盛而光輝著也此皆以父母之德為無期

此德長久然後不已故祝其萬壽焉眉壽黄者皆所以為萬壽也故又申祝之皆欲其德之不已也德音是茂聲名揚溢也保艾爾後慶流子孫也如此乃為福禄無窮矣所以祝頌而必以壽者意蓋如此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

說見前華黍下

蓼蕭

經旨曰此天子喜諸侯來朝而送歸之詩也當為大雅集傳以為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謂用此詩以燕非為燕而作也說見菁菁者莪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興也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興意

蓼長大貌蕭一名荻香蒿也詳見下泉字義湑潤澤也君子指來朝之諸侯寫傾瀉也燕安也笑語假以

辭色也譽處謂名譽得安於所居也露滑於蕭猶天子之恵及諸侯也故以起興凡諸侯自君其國常恐讒言及於天子之側則其心不安而無以保其令名天子恐其自疑也而來朝之際示以坦懷故其言如此我心寫兮者天子自言得見諸侯而傾倒其心也如此則諸侯之心無所疑於天子而以得假辭色為安則諸侯之名譽所以得安於所處實在此矣此皆天子欲諸侯相忘於形迹之言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興也

興意

瀼瀼露蕃貌龍光以德言自其警惕於心而言則曰龍自其發越於外而言則曰光為龍為光勉之之辭有能光之德然後不差故又祝之以壽考使之常存此德而不忘也上章開其解疑之懷而此章則勉其進德之實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

弟令德壽豈興意○泥上聲後凡泥並同

泥泥露濡貌孔燕言其安之甚也心無所疑則一以德為安矣豈樂弟易即龍光之德其樂易如此也宜凡宜弟諸侯德之所施莫切於此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以生亂故特指而言之以見實德之所在也令德壽豈即其德不爽壽考不忘之意此章中言上章之意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興也既見君子鞗革冲冲和鸞雝

雝萬福攸同 興意

濃濃厚貌鞗革詳見韓奕字義冲冲下垂貌集傳以此言諸侯車馬之飾也東萊呂氏則謂韓奕之二章王錫韓侯鞗革金厄三章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今按諸侯來朝而天子賜以車馬禮之常也但冲冲雝雝乃行時之言非賜時之言也盖謂以此所賜之車馬乘之而還則人皆以為天子所寵益歸心焉而譽處由之矣故曰萬福攸同不然則不獲乎

上民不可得而治欲福之皆同得乎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

經旨曰此天子燕諸侯而留之夜飲之樂歌集傳得之矣但當為大雅耳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興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興意

湛露者以飲酒為恩澤之喻也陽日也喻君命君之

燕臣不命之止則不止止酒必待君命猶露之必待

陽而晞也歐陽氏以為露以夜降因其夜飲故取以

為比厭厭蘇氏曰久也夜飲者私燕也歐陽氏曰天

子燕諸侯當以晝而此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

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情

盡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也箋䟽皆以

夜飲為留同姓諸侯則臆說耳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興也厭厭夜飲在宗載考興意

豐草以比諸侯蓋豐草則得露多也宗尊也謂所尊

者之室也燕於路寢之中即所謂宗也非宗室之謂也考成也成燕禮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興也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興意

杞山木棘小棗雖有大小而皆有用之木能勝露而不仆猶君子能勝酒而不亂也顯明允信君子指諸侯之與燕者顯允以著於外者言而令德則存於中者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興也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興意

桐椅詳見定之方中字義離離言實之分明而不混

以比有實德者飲酒不亂也豈弟以存於中者言而

令儀則著於外者也此詩前二章以君之勸飲者言

欲其盡歡也後二章以臣之承恩者言喜其盡敬也

樂而不淫此所以懷諸侯而天下畏之

湛露四章章四句

自鹿鳴至此二十篇舊皆分為二什毛氏則

進魚麗於南陔之前而以鹿鳴南陔分什集

傳則退魚麗於華黍之後而以鹿鳴白華分什然詩當散亡之後不可知其序次之正非大義所關畧之可也今以南陔從亡詩之類而與白華華黍為同卷以序之

乾隆御覽之寶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七

明　季本　撰

彤弓

經旨曰此天子饗有功諸侯而賜以弓矢之樂歌也蘇氏所謂其賜也行之以饗禮是已以君饗臣當爲大雅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賔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賦也

彤弓朱弓也弨弛貌受受於弓人也藏藏於王府也

中心言誠也貺與也一朝言速也大飲賓曰饗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

一朝右之賦也

載載於弓檠而抗弓體使正也右尊之也古人以右

為尊尊其功而右之所以有饗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

一朝醻之賦也

櫜韜也謂弢弓也醻報也饗之所以報其功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華陽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併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矣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

邉臣于篡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輙行者異矣又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受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己私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

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

則廹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

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

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菁菁者莪

經旨曰此人君得賢而愛樂之詩也序以為樂育人

材者意固不切至集傳謂燕賓客之詩則詩中凡為

燕饗而發者皆有嘉賓旨酒鼓樂之語而此一無及

之恐不可目以為燕或因以用於燕耳如蓼蕭亦無燕語則亦但可為送來朝諸侯之詩耳凡言樂歌而語不及於燕饗者皆當以此例之此詩亦大雅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興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興意

菁菁茂貌莪蘿蒿也莖可食既老則為蒿蔚而不可用詳見蓼莪字義中阿阿中也以喻賢者在山澤之閒宜及時用之及其既老則不可用而終於棄置矣君子指賢者樂者得見而中心樂之也有儀謂敬畏

賢者則而象之不敢肆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興也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興意

樂出於心即是喜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興也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興意

百朋者元龜之直至重者也元龜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蓋二貝為朋凡言朋者皆以貝言也至於十朋以上則為龜矣此班固食貨志龜貝之品也況百朋又十倍於十朋者乎賢者能遂知

來物而以先幾啓人如元龜然其重莫加是天賜我以百朋也舊説以爲如得重貨之多則計利之言非所以加於賢者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興也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興意楊舟楊木爲舟也載則也毛鄭以載爲載物殊不知沉浮爲未見君子而心不安之喻也烏得以載物言之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

經旨曰尹吉甫伐玁狁成功而歸以飲御諸友故在朝之君子作此以美之非朝廷勞還之詩也勞還宜別有詩而今不傳耳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

六月長樂劉氏云建巳之月是也集傳以為建未非矣蓋周已改正士大夫在朝稱謂豈宜用夏正之月

哉然與出車四章鄭氏以黍稷方華為六月者不同
蓋彼以黍稷之華當在建未之月故耳吉甫與南仲
同時而征玁狁吉甫之詩言其先赴大原而在京發
程之時也故其月在前南仲之詩言其繼往朔方而
在外觸景之時也故其月在後其實同為一時事耳
棲棲猶依依謂心依於王事也飭整肅言其夙戒也
騤騤馬行不息貌言其欲進也行師之備莫先於車
馬故特舉而言之以見其急也常服在軍則以戎服

爲常熾火盛貌于曰也謂王命也匡正也王國猶鎬京而言即豐鎬之鎬也時玁狁至於涇陽則王國震驚矣此言六月出師之所以急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賦也

比物而四牡皆驪馬有力而又齊其色也可以見馬之有餘矣則法也馬皆合法所謂不稱其力而稱其德也能閑習之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服即戎服也三

十里者一舍之地也古者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
此言行師之慎見其急而有制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也賦○共音恭後凡恭敬供給之共並同
馬之身長背廣者然後為大顒者顒然可望也曹氏別以首大為顒非也蓋此言馬之大而有力乃其平時所物者如此奏薦膚大公功也嚴者密於中也翼者肅於外也共與恭同武之服謂戎衣也既著戎衣

則當敬共而所以為共者不過嚴與翼耳承上章四驪閑習而言馬之強壯足以自備而吉甫但薄伐之以奏大功不待大兵之出也薄伐而成大功謂問其罪而玁狁自服也蓋其所以行兵者惟以嚴翼敬共為本不敢輕於用武故能以此成功而定王國也周自文武以德懷來蠻夷已率服矣穆懿以降德教漸衰至於厲王失道滋甚而玁狁始復侵犯若求其故豈可窮兵吉甫復申文武之化而啟其本心則玁狁

亦思反正何為而不敎順哉王國前言匡此言定自其欲定而言則曰匡自其既匡而言則曰定此言吉甫能敬事而不以戰勝為功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賦也○織音志與幟同

茹如柔亦不茹之茹言不可輕視也整居言其兵之整飭也焦穫在今西安府涇陽縣西北鎬在周畿近邊之地非鎬京也方即朔方玁狁自鎬方而入侵至

涇陽即屯焦穫去鎬京僅百餘里耳其兵甚整此正其不可茹也央央在中不定之貌元戎十乘者不用大衆也先啓行者謂吉甫之意不在戰功但欲諭以辭命責以大義示以聲威故先至涇陽以驅逐出境蓋徐相機宜以制發兵之節耳此言玁狁勢強而吉甫不以兵力壓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賦也○大如字

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車馬安閑皆能調習惟以自備故不言弓矢戈矛見其本意不在於用武也而吉甫但自涇陽薄伐之驅逐以至大原以其身所備文武之德柔服而已自其德之能感動人而言則曰文自其德之能震慴人而言則曰武文武本一德隨宜而施前章所謂共者共此而已言吉甫能不假兵力以成

功而可為天下法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賦也

燕喜者謂成功以歸則安而可喜也多受祉者謂王國既定則福亦及之也來歸自鎬而其行永久蓋鎬即大原吉甫但至此久居經畧之而已不窮追而以兵迫也私飲酒而非公燕曰飲詳見彤弓字義御進侯維也以其在外日久而歸故飲御諸友以叙歡洽

之情而在席獨舉張仲為言則所重在於張仲耳蓋張仲者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張仲有孝友之德吉甫平日所資以輔仁者故能以愛民為本不忍有傷以見今日之不戰屈人其原蓋有所自矣此言吉甫既歸而燕朋友以明德有所歸也

六月六章章六句

詩言薄伐者惟此與出車二篇觀其所稱止於車馬而不及陳師鞠旅整衆脩戎之事可

以見其發兵之初意本不期於戰也聖人之所謂成功者盖在於此宜深玩之

采芑

經旨曰方叔奉命南征而能以威望服蠻荆故詩人作此以美之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興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膺鞗革興意

来取也芑嘉穀也如生民維穈維芑之芑舊說以為苦蕒菜非也田畝之中不宜有菜而以三千之車采之菜亦不應如是之多此以采芑起興謂新治之田雖非素稔若民得盡力於此亦畧有收故以薄言若勞於用兵則無暇治農矣涖臨也其車三千言革車之多也舊說法當用三十萬人以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例之則亦但當用三萬人耳每乘百人之說未可據以為常也辯見讀禮疑圖卷三車言三

千則廣車輕車具在其中統而言之則皆兵車也方叔臨此三千之車其所肄習於師衆者惟在其千言千則所重在扞敵盖師行以備擊射也路車象路也奭赤色尚未臨陣故不用戎路戎路革輓而漆之是為墨車其色非赤也此言方叔為帥而率衆惟乘象路以示閒暇不汲汲於乘革車以待戰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興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

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興意

中鄉死徙無出鄉之鄉田在鄉居之中治壄未成與菑畬同旂旐央央以三千之革車言也行軍有五方之旗但舉青龍之旂玄武之旐蓋以東北二方見其餘耳詳見干旄字義八鸞四馬八鸞也詳見蒹葭字義瑲瑲與鏘鏘同詳見有女同車字義命服天子所命之禮服也朱芾即赤芾詳見車攻字義皇猶煌煌也命服非戎服朱芾非韎韐言方叔乘象路而鏘然

鳴鸞服命服而瑲然鳴佩皆示閒暇也葢申說上章之意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興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興意

鴥說見晨風隼鷂也陸農師曰一名雀鷹葢迅疾之鳥隼之鷙物遇懷胎者輙釋不戮故曰隼閔胎義也隼疾鳥有義而亦知止以興兵有義心而當蚤戢之

意鉦者鐲鐃之總名鐲以節鼓鐃以止鼓皆屬於鼓人主節止而言故曰鉦人耳陳謂陳之使成行列也鞠謂告之曲盡也自其合聚而言則曰師自其部分而言之則曰旅蓋互言之鞠旅惟以誓衆未及戰也鞠旅必先陳師故伐鼓以集衆衆既集則止鼓以聽誓故伐鼓文在其上而屬之鉦人也淵淵深遠之意臨川王氏所謂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是也然亦可見其軍行之肅靜矣振旅者振作之也使之戒嚴

勿忒惰哀耳闐闐衆盛聲所謂鞠旅者意正如此盖先為不可勝之備也左傳以出為治兵入為振旅其說不通辯見春秋私考桓公六年大閱下矣此言方叔紀律之嚴而在我者有不可勝之形也即其肅静而觀之所謂藏於九地之下者也此非有誠明之學者不能故揭而稱之曰顯允允而既顯誠則明矣

○蠢爾蠻荆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

伐玁狁蠻荆來威賦也

蠢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詳見殷武字義

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壯猶非謂以力勝者

老成長慮而擔當不疑也執訊獲醜說見出車亦蠻

荆所自就縛非以戰擒也戎車即三千之車也嘽嘽

衆多聲焞焞明盛貌霆雷之急疾者即霹靂也此以

軍威示先聲其實不用戰也方叔侵伐玁狁必是采

薇時嘗為帥非與於吉甫大原之師也大原有吉甫

朔方有南仲各分所部而皆以不戰成功矣何與於方叔哉來威者來服而畏威也此言方叔以素望而致蠻荆之服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

經旨曰序說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集傳仍之已得其大意矣但古

之天子未有無事而召集諸侯會同者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蓋天下苟有不義則徵其鄰國之諸侯入會以定禁止不義之謀既會則使王臣出盟以誓同奬王室謂之同盟事無常期隨時而會故曰時會也宣王之會諸侯得非以其鄰境有不義如蠻荆淮夷之未服而發禁歟因而田獵以講武事則先以練習耳此豈無故而淫田哉詩人見其狩無計功計利之心真為王者之德也故特作此詩以美之

實與贍彼洛矣互相發明但此因狩而言故舉狩為
重耳當為大雅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賦也

我本宜王言車田車也攻治也謂治之堅也同齊也
四牡有力之馬也龐龐力之厚實也觀後章四黃蓋
必齊其力而又齊其色矣詳見六月字義東東都洛
邑也此言初發車徒而往東都未及所為之事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賦也

車好則攻矣牡阜則同矣甫草甫田之草也甫田藪名東都常狩之地也此言行狩則指其所爲之事矣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賦也）

之子以天子所使掌狩者言也爲苗除獸故曰苗選數也徒衆也囂囂連呼讙言徒衆無或讙譁惟數之者囂囂有聲見其靜治也敖地名在甫田西界此言選徒而將行狩也○以上三章皆舉狩備以爲下文張本尚未實狩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賦也

彼指諸侯言奕奕聯絡布散之貌見諸侯乘車之衆也芾與韍同蔽膝也詳見終南字義諸侯則赤芾舄諸侯亦赤舄詳見狼跋字義赤舄而加金飾故曰金舄時會曰會同盟曰同繹不絶貌此章言諸侯因王事而來會於東都也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賦也

決即韘也所以護大指詳見芄蘭字義拾以皮為之

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佽謂手與揹相次比也調謂弓强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謂諸侯來會者夫則男子之總名也同謂協於天子而從獵者也柴說文作䇺謂積禽也助天子舉柴見諸侯不私其所獲也舉柴但以獲禽言非謂獲多也若獲多則與大庖不盈之言相礙而非古者不欲多殺之意矣此章言諸侯既會同而助我田獵以舉積禽也

○四黄既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也賦

四黄則又齊其色矣倚偏也馳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駕馬之時先使兩驂不倚所以正其馳也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則御者志不在於多獲而獲必以正矣此見其徒御之良而田獵所獲非詭遇之功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也賦

蕭蕭肅靜貌旆詳見六月字義臨當搏獸之時亦設旆故以旆旌言然曰悠悠則亦見其從容自得矣徒

即前章選徒之徒御謂御車者不驚謂不以失禽為驚也大庖君之庖也謂寧大庖不盈而不貴於多殺也蓋古人無計功計利之心其於禽獸取其不用命者足以充用而已豈欲過多而使大庖之盈溢哉此承上章而言不貴多獲之意○觀徒御如此則之子之掌狩者其亦聖人之徒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賦也○聞音問後凡聲聞之聞並同

征行也聞徒衆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前章所謂選徒囂囂而無或讙譁者意正如此君子指宣王自其成德而言則曰君子自其德之大備而言則曰大成上二章皆聖人之事也故總而賛美之如此云

○按此詩雖兩言之子特以見有司之事其實主此狩者宣王也觀於瞻彼洛矣則可知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此古人田獵之正道也孟子御者蓋與射者

比比而得禽獸若丘陵非為之言可謂得此詩之心矣駟鐵吉日視此氣象何如哉

吉日

經旨曰此必非宣王時詩蓋時王之遠荒於田者也在位之臣作此詩以誇美之其實寓規誨焉不以陳於君則非大雅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賦也

戊剛日也伯馬祖也求福曰禱謂祭馬祖而求禱之也醜衆謂禽獸之群衆也車堅馬肥而升大阜以從羣醜則既狩矣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賦也

庚午亦剛日也差擇也賴上章所言蓋已狩於近地矣至於庚午甫踰二日而復差馬將狩於遠地也獸之所同言其聚也麀鹿牝獸非可供乾豆者而特舉

以言見其非爲祭祀故不擇物但利其多故就其聚處耳麌麌衆多也漆沮二水合於同州至朝邑縣而入渭在涇水之東乃漢馮翊之漆沮也循漆沮而上皆高山多獸是獸之所同也其地在畿内桉爾雅十藪周有焦穫在今涇陽三原二縣之間當涇水之東北漆沮之西南去鎬京百餘里此周人常狩之地也但漆沮合流之處去鎬京已三百里循二水而上則又遠矣而天子親往焉故曰天子之所諷其出太遠

而淫獵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也賦

中原漆沮之原中也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燕樂也從狩者悉率左右之人以樂天子則無人不以狩為媚矣此言其欲得獸之多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也賦

方持弦矢曰挾一矢而死曰殪豝如一發五豝之豝豝以肥得名獸比豵為大者也對兕而言則為小耳發矢本為小豝而所殪乃大兕則見虞人驅獸之多與騶虞翼五豝以待射者異矣御進也醴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但云御賔客以酌醴而不言供祭祀明其但以樂賔充庖而不知事神豈非荒於田狩而燕飲無節者乎其視車攻氣象大不侔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

經旨曰此人民離散而其君能勞來安集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蓋國風也不知其屬於何國而必以為宣王則鑿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興也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興意

鴻鴈春北秋南轉徙無定肅肅畏懼貌蓋欲避繒繳有所懼而不敢棲故其羽肅然喻流民之不安其居

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劬勞病苦也以流民在野時
言及至也矜人能矜恤人者即不忍人之民牧也老
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言我昔日在野劬勞及
至今有矜我之人而後能以我鰥寡為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興也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
勞其究安宅興意

鴻鴈之趾連蹄不能握木故漸于木則為不安澤者
鴻鴈之所安也中澤澤中也于垣流民既歸築牆而

作室也一丈為板五丈為堵雖則劬勞言其始在野之劬勞也究終也宅居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興也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興也

嗸嗸喻流民愬苦之聲以其在野之劬勞言也宣驕者謂小民當以謙謹為恭若以愬人則其心驕肆而不能自晦矣此惟哲人為能察之而愚人不能知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

經旨曰刺不能朝也天既明矣諸侯朝者辨色而猶不能起視朝故詩人作此以刺之也蓋似王風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賦也

央中也庭燎之光謂始然而有光也止語辭將將衆集遠聞之聲詳見有女同車字義夜當未央時則來朝者未至君門且鸞聲大而遠聞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賦也

艾盡也晣晣燎久而光小也噦噦聲之徵也夜甞未艾時來朝者漸近君門其鸞聲緩而徵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賦也

○鄉音向

有煇謂燎盡而見煙也觀其旂則天明而朝者之車旂皆可見矣○古者人君視朝辨色而入然入朝諸侯其車自夜分而即至葢敬君之禮不敢不豫也至於向晨辨色則可入朝矣然曰觀其旂則猶在外也

至此而猶不出視朝王之怠荒可知矣舊說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蚤晚則鄉晨何待於問也向晨而不出尚得為寢之不安乎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

經旨曰亂世讒謗相傾而勸其友以謹言免禍故作此詩此朋友相戒之辭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興也嗟我兄弟

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興意

沔水流滿也水趨於海猶臣子歸向於君也隼鳥飛而能止喻鷙悍者不至於放縱也如此則人有為國之忠而不敢肆為讒言此所取之興也我兄弟即後章所謂我友也邦人諸友指在邦者而言則非我友矣莫肯念亂謂其以讒言生亂也此言在邦諸友不念亂之所起在於讒言故呼我兄弟而謂其當謹言以免禍勿貽父母以憂辱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_{興也}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_{興意}

湯湯泛溢也飛揚不止也不蹟謂無蹟可據即無稽之言也載起載行憂之深而不遑寧處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_{興也}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_{興意}

訛僞也即上章所謂不蹟以此誣加於人則謂之讒言也言隼率陵中而飛猶將有所止也而訛言則人

無有以其生亂而自懲者猶前章所謂莫肯念亂也安得有止時哉故呼我兄弟而戒之曰我友當敬敬者謹言以慎其行也如此庶幾可以免禍不敬則讒言興而禍將及矣禍及則父母可知是安可忽而不敬哉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集傳曰卒章脫前兩句

鶴鳴

經旨曰此詩說者多異鄭氏謂教宣王求賢似非詩意惟序曰誨宣王也董氏解云此詩其師傅所作歟庶幾近之集傳雖不明言所作之由而亦謂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蓋亦不遠於序說云當為大雅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比也

鶴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翅尾黑常夜半鳴聲高幾聞八九里皐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

蘀木之先落葉者當指惡木言之方與下章穀字相應錯礪石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也

穀一名楮惡木也作穀者非攻玉所資者錯也○鶴鳴而聲遠聞誠之不可掩也魚潛而或在渚理之無定在也此豈有一息之可忽乎彼園與他山相對皆以任外者言謂人之有善當擇以相從不可併其惡

而不知也人之有惡當取以自儆不可以其不善而遂棄也此二者皆取諸人以為善之事進德脩業之實功也人臣之所以誨其君者莫此為切非知道者其孰能與於此

鶴鳴二章章九句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七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八

明 季本 撰

祈父

經旨曰祈當作圻毛氏以為職掌封圻之兵者得之但即以為司馬則恐未然春秋時宋有司馬司城二官則圻父當為司城之類歟蓋京師之兵有二有守宮城之內者宿衛之兵也謂之禁軍有守京城之內者巡徼之兵也謂之京軍以漢制考之宮城之兵衛

尉所掌京城之兵中尉所掌各有專官在周則宮正掌宮城而圻父者其必專掌京城之兵而司馬則又總理軍政者乎古者禁兵不出以重宮衛故也京城之兵則可調用正圻父之所掌者而王之爪牙則禁兵也圻父則調發遠征使之久役故役者怨而作此詩也發兵而及於禁旅則軍政之廢已甚世道又下降矣當為王風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賦也○父音甫後凡姓

名如皇父家父之類並同

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轉移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賦也

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賦也

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反使母主勞苦之事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按此詩以下自白駒以至無羊凡六篇序皆以為刺宣王也毛鄭後儒皆祖其說竊意宣王之學聖人之學也其政王者之政也其所用以為將相者南仲吉甫方叔仲山甫申伯召虎諸賢其所建立皆以德行仁畧不雜於功利觀於出車六月采芑車攻雲漢崧高烝民江漢常武諸詩遺風所存真皆文武之德

意所謂中興以復先王之舊者豈在於聲色之可見者哉諸臣固皆格心之學也然傳述未詳所可考者仲山甫之德最為精密又事宣王最久其朝夕啟沃必有默成至其晚年益宜堅固豈至一變無終如序所刺哉大抵秦漢陋儒好為異論其於賢聖每摘瑕疵如國語載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仲山甫諫不聽而卒立戲遂以是為諸侯不睦之本以

理論之諸侯豈得有以干見王之事乎至於
不籍千畝喪師南國之事皆非宣王所宜有
而好事者以為侈談亦何怪乎序詩者之不
並緣乎後儒未有能察此者惟朱子疑之而
曰多不可考然亦未嘗斷其決無此事也夫
一日萬幾事亦必能保其無闕但隨時匡救
即是聖功故吁咈之言唐虞不免何害其為
聖也若終喪厥德如兩截人則聖學必不至

此耳聖人之德將為萬世法程反加訾議使
人懷不信之心其害教不小矣故特敘而論
之

白駒

經旨曰此詩不知何人所作但其辭則似在位之臣
以賢者欲去不可留而不欲其終絕也賢者之去無
以考其所因豈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者歟然留
之者則出於至愛耳群臣而留賢者則亦當為小雅

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賦也

皎皎潔白也場蓋舍傍積聚之區非以築場圃者言也縶之始生曰苗縶絆其足維繫其靷永久也伊人指賢者逍遥言但得其遊息耳非能拘束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賦也

藿豆葉也嘉客言非有職守可拘也〇此二章言賢者至於國中其白駒之所食者乃苗藿皆嘉穀也而不肯留但維縶其駒而得其於此逍遥為客耳

〇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賦也

賁然光彩之貌來謂本非絶我者欲留則亦可留也爾公爾侯非謂以官爵許之如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之云也蓋謂爾之德本可以為公為侯而非逸豫之

期也故優游隱遁皆非其宜愼者欲其勿優游也勉者欲其勿隱遁也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之意而欲其仕也二思字皆語辭此章嘉其來而勸之仕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賦也

空谷寂寥無人之所也生芻新刈之草則非苗藿之嘉穀矣此言賢者不可留而在空谷則白駒但食生芻一束而賢者安之其人之德瑩然如玉略無瑕疵

我特留之而不可得耳然猶望其嘉言之及也故又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聲如金玉然而有遠我之心也其眷望惓惓之意豈因其去而遂已乎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

經旨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而作此詩集傳得之矣但其體似風耳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賦也

穀木名說見鶴鳴穀善也此以黃鳥自比而戒之以不可於此居室食粟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不可與明謂不可與之明言被侮也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賦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賦也

栩木名說見鴇羽

黄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

經言曰世亂賢者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䘏故作是詩與黄鳥意同當屬國風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賦也

野所經之野也蔽芾說見甘棠樗詳見七月字義畜

與婚同養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賦也

遂羊蹄菜也野生煮為茹滑美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衹以異賦也○成當作誠

葍當也亦野生可蒸為茹新特新親也○此詩言我從本國而來經行於野所蔽芾者樗木而已無嘉樹

也所采食者遂與菖而已無嘉蔬也以爾昏姻之故特來相就以其富而可依也則於本國之舊姻皆不之恤矣然至此乃無收恤我者是其人無特異之行耳可見人不在於富而在於有異行也如有異行豈至此哉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

經旨曰此必武王營鎬京成燕飲以落之而群臣因

有頌禱之辭也當為大雅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賦也

干水涯也南山長樂劉氏以為鎬京之陽終南之山者是已鎬京臨大水對終南以此知為武王營鎬也苞叢生而固也言作室之地臨水涯則秩然整齊對

南山則幽然深遠以植根基則根基固而如竹之苞以長枝葉則枝葉繁而如松之茂此言其地之善未及作室也凡弟者人君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則有不得室家君王者矣此與蓼蕭宜凡宜弟意同但此為頌禱而發耳蓋欲其和於一家以立垂裕之本也猶謀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

似嗣也妣祖南豐曾氏以爲姜嫄后稷者是也西南

云者必鎬京之室木因地勢而西南向也否則言西

南而不言東北亦無謂矣居處說見擊鼓此章總言

築室之事將以久居而嗣先祖之業也

〇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賦也

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椓築也橐橐杵聲也此

章言墻垣之固也毛氏曰芋大也曹氏曰居於其間

心廣體胖是以大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賦也

跂竦立也人竦敬則如鳥舒翼也棘急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謂鳥之悚顧也翬雉也此章言其堂之美也躋升也升以聽事也此蓋路寢君日出眡朝退適路寢聽政即其所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

此章言其室之美也蓋寢室在路寢之後者也君既眡朝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即其所也故孔氏以庭為宮寢之前庭廬陵李氏謂堂下至門謂之庭則以路寢言非攸寧之意矣殖殖平正也覺古訓為大為直殊無意義蓋高峻而可見之意故孔氏亦謂宮寢之楹柱是也正對偏而言則正是內寢之寬明處故曰噲噲冥是奧窔之間幽隱處故曰

噦噦藍田吕氏以正為正寢亦非也臨川王氏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㝠是偏也噦噦其㝠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也賦

此章因居室而祝其有夢兆以開子孫之祥也安斯寢即上章所謂攸寧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

大人占夢之官也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晝之所爲常感於夢故設官以占之熊羆陽物在山彊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居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此言大人占夢而告忘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賦也

此章祝其生男子之祥也寢之牀尊之也衣之裳備

盛服也半圭曰璋以行禮之璋玉言非祼宗廟之璋
瓚也喤喤聲之大亦吉徵也朱芾者天子純朱諸侯
黄朱皆謂之朱詳見車攻宇義室家君王謂服朱芾
而有室有家以為君為王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
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賦也

此章祝其生女子之祥也寢之地卑之也裼褓也令
之縛兒被也衣之褓即其在身者而無所加也瓦黄

束發以為覆膝以索麻線之瓦非磚也於義為近不違君子之命故曰無非不專君子之事故曰無儀唯酒食是議而無貽父母之憂即易所謂無攸遂在中饋貞吉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

經旨曰賢者隱於牧人而牧事有成其夢兆亦關國家之富庶故君子美之而作此詩也然則斯人其百

里奚爵禄不入於心而飯牛牛肥之儔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賦也

爾指牧人犉與醇同牛之一色成體者謂之犉獸三為群羊以三百為群言其群之多也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臨川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愚謂無羊無牛者其心不知有羊

牛也故人以此謂之此章言牧事之成而牛羊衆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賦也

訛動也荷蓑笠以為備負乾糧以隨行蓋從牛羊之所適也三十維物謂齊其色而別之凡為色者三十也爾牲則具用無不周也此言善牧而牛羊衆多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

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賦也

麤曰薪細曰蒸薪蒸者牧人閑暇則就牧地采之暮則以之來歸也雌雄者當歸之際辨畜之雌雄以視其多寡之數也矜矜堅強貌兢兢畏懼貌騫虧瘦也崩耗敗也肱臂也升升入於牢也此言牧人暮歸不勞箠楚而牛羊馴擾從人意也臨川王氏曰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賦也○大音泰後凡大師大王之類並同

夢人而乃是魚年歲豐登之祥也夢旐而乃是旟室家昌盛之兆也大人得是夢而獻之故有此占言牧人之夢關於國家之富庶也此非托辭乃牧人實有此夢也蓋其人神清氣定能先天地之幾如此此豈常人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南山

經旨曰此詩家父以尹氏專權致亂而作雖為尹氏作而亦以告於王也故其卒章直言家父作誦無所諱也與私言之譏刺者不同矣父者名也告王之言自宜稱名春秋中凡言父如孔父季孫行父荀林父之類皆名也家父必家伯之子孫以伯為字則父之為名信矣家伯用事在幽王之世而家父見於春秋在桓王之時則尹氏之擅權當在平王之後矣觀十

月之交刺皇父也歴叙家伯番允棸蹶楀諸小人而不及尹氏則幽王時尹氏子孫尚有吉甫遺風未甚失德也至桓王時兩遣家父過魯篇内所謂駕彼四牡四牡項領者其必指此而言歟然亦可見家父乃尹氏之所信用者也家父亦賢臣欲救正尹氏故作此詩以面折之而因以告王故曰以究王訩使知警焉亦可以見其忠直矣然實僚友自相規誨之言不可以為大雅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興也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興意○節音截下章同

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南山節然而石巖巖以其可望而不可躋若赳興也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尹氏吉甫之後為大師則三公也惔燔也不敢戲談謂不切己而閑談以見己之所言實治亂所關欲其必聽非謂畏其威而不敢言也斬絶監視何用不監謂尹氏也此章言尹氏係天下之望而不以民憂為己憂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興也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興意實以草木徧滿而言猗倚也言南山有巖石而草木倚於其間則不平也故以起興方者言方來不已也薦與荐同重也瘥病弘大憯痛也謂可憯痛而無懲創嗟憐之心也此章言尹氏之失人望在於不平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賦也

氏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恤也不弔昊天言民之喪亂不為天所恤也尹氏正宜懲嗟以救遺民不宜使之盡空也師衆也此章言尹氏不稱重任以申上章之意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賦也

仕謂官使之也罔欺也君子對下文小人言夷平已止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膴

厚也弗躬弗親委政於小人也故民弗信於君子而不詢問之不官使之乃以為無可用者是欺罔君子也尹氏之不平止是任用姻亞小人耳故能平其心以止小人而去之則國不至於危殆矣平其心以去小人所謂式夷式已也姻亞無膴仕則小人去矣此章言尹氏惟用小人所以為不平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賦也

傭用力之意鞫窮也訩與𠯑𠯑同衆語讙擾亂之象也惠愛戾乖也天降訩戾謂天生小人禍天下也君子即上章君子也屆至闋息也惡怒謂民之怨惡也違遠也言用君子而君子至至而平其政則民息而惡怒遠矣此章言救不平之禍惟在於用君子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賦也

式月斯生言其禍之日進與月俱生也病酒曰酲國

成即國鈞以綱紀法度一成而不可變故謂之國成不自為政即前章弗躬弗親而委之小人也此章言守其不平之德則無以救亂蓋欲其必改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賦也

項領引領四顧之貌蹙蹙縮小之貌謂其狹而不能馳騁也家父嘗奉使於諸侯之國見其窮蹙故言此以見天下皆亂之意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賦也

○相爾之相

去聲

言平時以惡加人視之雖如矛戟及既平心而得人悅懌則懽然如飲酒之相醻矣見人心易感而舊惡可改也舊說以為小人喜怒不常則非開導良心之言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賦也

不平者昊天不弔而降之訩戾也王見天意如此則其心必不自寧欲尹氏之知警也乃復不自懲創其

心則必反怨人之正己者其惡何時而已哉此亦欲其自反而不責人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賦也

不平之政國家訩亂之所由也故曰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尹氏言欲其改也篇內爾字皆指尹氏或以此為責宣王當改化其心則篇內指切尹氏者皆規誨之言朋友責善之道自當如此使王知之自足以警矣何必切責王身哉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

經旨曰幽王暴虐寵愛褒姒而小人依附者皆得以訛言中傷善類君子之遭讒者無所控愬故作此詩以發其憂憤不平之情焉然惓惓為國而兾王省悟亦可謂怨而不怒矣蓋在位之臣直言以譏切朝政非若風人之自叙私情者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

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賦也

正月舊說皆以夏正建巳之月為正陽之月在周正則為六月也蓋本左傳昭公十七年六月日食所載大史之說意必古者常以純陽為正而以此稱巳月歟繁多也繁霜者政事嚴急之應戮及無辜故致此爾憂傷者憂政事之嚴急也訛言者譌言也隨口化成而無實跡故曰訛言將大也訛言為害足以陷人於刑戮人皆憂之而曰我獨者必此人以國家為念

而尤為小人所忌如下章所謂有侮也京京亦大也小心者雖有憂而不使人知之意即癙憂也鼠病則憂在穴内人所不知故癙憂謂之幽憂痒病也此章言國政嚴急而訛言可憂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賦也

瘉病也莠惡也以莠害嘉穀故借以為惡愈愈益甚之意好言莠言謂有時言人之善有時言人之惡變

亂無常也以此為憂則與小人不合而為所忌矣故反見侮侮之者謂加以譏言也此章言已適當訛言之為害而不能避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禄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禄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也興

惸惸獨也即上章獨憂之意無禄不有禄也雖有粟吾得食諸之謂也為臣僕謂國將亡而見虜也我人之人言我也無辜之民既同為臣僕我亦將從何所

而可安於食粟乎與上無祿意同無辜之民亦皆并為臣僕則人無所分別如烏之首尾無異色故以烏為言非可止之處則不可止故曰于誰之屋此章言訛言將至亡國而人無所歸也○歐陽氏曰烏巢烏也當止於林木屋非烏所止也止屋則近偪而將及禍也餘詳見第五章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興也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興也○夢音蒙後言夢夢同

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毁而維新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此說本於鄭氏葢林以叢聚得名宜有喬木而所存者惟薪蒸則可見當時賢者已盡凋落其有存者則值訛言方殆之時視天夢夢不明使罹於禍是天之不福善也然豈常理哉葢天本無憎人之私但其時未定耳若克有定則能勝人而訛言之人不能嫁禍矣君無可愬而歸之於天以天言君心也此因流言方進於殆而望王悔禍之意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興也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興意

山本起於平地至卑者也然自一簣而積之則可以為岡為陵猶訛言之禍不可以為小也其積之大則成岡陵之高矣故人君不可不懲也但訛言無實能變亂人之是非使人不可辨焉以其君自聖不聽耆言故耳故耆舊之老可以決事理之得失者也占夢之官可以決徵兆之吉凶者也凡國有事皆當召之

訊之以審治亂之幾而王與親近之臣皆自以為聖不聽其言謂從我所為斯已矣故治亂之幾莫先於君子小人之别而使小人得以讒閒君子則於人之是非皆不能辨如烏之雌雄皆不能知矣此言王之不能懲訛言也○歐陽氏曰凡禽獸之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而别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别故引以為言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

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賦也○號音豪後凡呼號之號並同

局曲也蹐累足也號長言之也倫序脊理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曲身而行懼壓也小步而行懼陷也此過為憂懼之言然於時當懼故為有倫脊也此言人肆詭言之毒雖欲避而不可得也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賦也

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菀茂也特苗之特盛者也扤動

揺兀兀之意克勝也言天盡力以挫我也葢阪田而有菀然之特以壅培灌漑之力至耳喻人能加講習克治之功則無不可入於善也王之初心求我惟恐不得此其善根也其後為訛言所讒則遂堅執我為不善而視之如仇仇之又仇故曰仇仇而信我之意亦不力矣此即所謂天之扤我也王之所以不能成德而反不如阪田者良以是耳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賦也）

揚寧或滅之興也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興意

正與政同古字通用厲暴惡也此言我之憂心所以纏結而不可解者以國政暴虐將至滅亡而原其禍實起於褒姒也蓋託言之人皆倚褒姒而肆惡耳火田為燎宗周鎬京也威亦滅也言火勢方揚之際本不可撲滅者以興赫赫之宗周亦如火揚之盛也而褒姒乃以一人威之蓋可傷也時宗周未滅以事理論之而知其必然耳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也比○爾載之載才再反下章同

窘困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可解脫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輸墮也輸載乃棄輔所致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此言思其永終將有陰雨窘迫之時必有輔為依而後載可不墮以比平時棄賢而臨難求之則已晚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

曾是不意比也

員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僕將車者也屢顧爾僕則非臨時將伯助予者矣既有輔而又顧僕則載必不輸而終踰絕險矣曾是之不以為意而能然乎言其嘗留意於用輔也此覆說上章之意言輔之有益而不可棄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比也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賦也

焰與灼同明也此言禍亂將及而國事可憂也蓋禍亂之幾已獨知之魚本相忘於江湖在治則懼有害故不樂也雖潛伏於沼之深處而其一點懼患之心亦甚自知也喻君子在亂世雖韜晦亦自知其不能避禍也慘慘愁戚貌念國之虐見其不爲一身之慮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賦也○云音員

彼指小人𣪘解骨肉使可食也凡非穀而食曰𣪘比親比也云與員同周旋之意慇慇病之隱於心者也此痛小人之樂其憂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賦也

佌佌瑣小貌蔌蔌窶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穀禄夭禍椓害哿可獨單此言民皆不堪於虐政而窮獨者尤無告欲王首先哀之也三山李氏曰喪亂之世要

其極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則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此詩憤世嫉邪不避忌諱忠於國而不顧其身者也自險艱之世言之鮮有不蒙危禍者矣然而敢於直言如此類者皆得免焉豈非先王立采詩之官正欲得人憤鬱之情以觀國政之有闕言雖誹謗而不以為尤故凡情

之不得伸者皆欲因詩而達此文武之澤所以沒世而不忘也殺諫臣之事至春秋中葉始有之然後有誹謗之誅矣孔子謂邦無道危行言孫其有感於此歟史記載厲王使衛巫監謗得謗者而殺之之事厲王固虐君也不可以常理論然觀其直言之風久而不絕未嘗以為懲則史遷所言亦未可盡信也十月之交以下凡譏切時政者義與此同

十月之交

經旨曰皇父以犬戎方熾患將及之因而作都于向遷民之富者實之為自安計其築城之役甚大受役之賢者勞於從事而不免於讒故作此詩以警幽王也義與前篇同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賦也

十月者周正建酉之月也鄭氏義同惟集傳以為夏

正建亥之月則周人以建子為正不應尊用夏時按
唐志載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入蝕限亦不言
建亥也華谷嚴氏引以證建亥之說則誤矣交者日
月交會晦朔之間也上古君德不虧日不常食至中
古始有之故一食即為大變微光弱而不明也月以
陰魄受日光相對不敢亢日故有微時而至於食若
日則衆陽之宗豈宜為陰所掩而微哉以日食起亂
政之端而言下民之罹亂者為可哀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賦也

日月而不用之者月不避日而干犯之也良謂善人散而無政政之亂也亂起於不用善人故致日食日食之變全係於此陰微者臣妾退聽之常不足為異而日食則為小人用事而不臧矣此申明上章之意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賦也

爗爗光閃貌震雷雷震而電也寧安令善也沸湧起

也騰上升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為谷

深谷填塞故為陵憯痛也言陰陽失節雷電震驚山

川崩溢陵谷變遷災異薦臻不但日食而已此追言

日食前事皆由於用小人之故而幽王不能懲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

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賦也○趣七走反

皇父與皇甫同蓋氏也不然則父當為名而宣王時

既有皇父矣一家相承之世豈應同名乎凡稱氏而不名者皆寵異之如尹氏也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楀皆氏也子如尹氏仍叔子之子七人之中卿士最為要職其餘司徒冢宰膳夫內史趣馬師氏六人之中雖官有崇卑而皆權寵相連者也其序則必以寵任為先後耳美色曰豔豔妻褒姒也皇父為卿士而引用家伯仲允番聚蹶楀諸小人同依褒姒為內主也煽熱盛若火之煽也方處謂得處於勢位根據

而不動揺也此言災變之大不惟無以弭之而又益之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賦也

抑發語辭作謂動之而遷徙也即就也謀謂謀及庶人也如盤庚將遷而告民之意徹去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戕害也謂非我害民乃民供役之常禮也此專言皇父擅權役衆之事以著其為小人亂政

之首也

〇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也賦

聖通明也孔聖自以為甚聖也正月所謂具曰予聖者皇父當在所指之中矣向地名盖東都近地三有事三卿也亶信侯維藏蓄也憖勉力為之之意老謂老臣即為卿者有車馬者謂士大夫以上有馬乘者也皇父本畿内之卿但有采地視諸侯之禄而已不

當遠都於向也令擇三卿之多藏者皆運所有之財以入於向而不以一老之家遺於王所又擇其車馬而富者皆使往實向城惟以為自安計而已如使犬戎患至有何富室與王共守哉此言皇父恃寵專權蔑君避患而幽王委任不疑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嚻嚻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賦也

罪辜通言之則皆罪也散言之則罪之小者曰罪犯

罪應死者曰辜噂沓衆口聲孽者禍之萌也噂群聚也沓重複也職主也競力之強也噂沓背憎謂噂聚語沓沓多言皆以談論人之短長而其實背則憎賢也蓋此即讒口噂沓之狀然則下民之禍豈天所降哉主此而力為之者實讒口之小人耳蓋從事於向役之賢者雖不敢言勞苦而亦不免於讒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賦也

悠悠憂長之意我里賢者所居之里也痗病羨餘徹均也當時天下皆以勞役為病而獨言我里據所親歷而言耳四方有羨民莫不逸非以為有羨餘之地安逸之民也蓋得免於役以自偷安者皆行賄於皇父而為其所蔽者也我友自逸亦此類也北山所謂不均意正如此此人寧遭讒而不肯自逸亦可謂國無道至死不變者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

經旨曰此平王時詩也周室東遷平王不能自強於政治賴衛武公鄭武公相之而得以立國及二公去位既久王至晚年失道滋甚正大夫離居羣臣莫肯供職其暬御之臣獨以爲憂故作此詩以責留者之怠事去者之棄君盖朋友規誨之辭其憂幽深其言切直可以爲忠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

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賦也

浩浩廣大貌昊天亦廣大之意駿大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昊天者仁覆閔下之名但篇內皆言昊天此不應別出一旻天盖旻當作昊字之誤也疾威謂急其威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言喪亂者死於流離饑饉者死於困乏此皆四國無辜之民為天所斬伐而淪胥以鋪也故言有罪伏辜於理宜然置而勿論可也此無辜之民而皆喪亂饑

饉以死天之疾威如此而何天之弗慮弗圖哉夫民之災禍本王所為不敢斥王而歸咎於天亦婉辭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賦也

周宗宗周也東遷之後鎬京之地皆已封秦周雖未滅而令滅形已成故曰既滅也正長也班在上而為諸大夫之長故曰正非謂大夫也蓋世臣而不任事

者離居去位以避禍也勩勞也我勩暬御自謂從王而勞也三事大夫謂三公及諸大夫當國用事者也夙夜謂夙夜匪懈也朝朝見夕暮見謂朝王而朝暮見也此言周既東遷群臣解體而王心猶不知用善自懲乃反出而為惡威虐愈甚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賦也

辟言法言也此下四章皆為三事大夫莫肯夙夜者

言凡百君子即指三事大夫之在位者此承上章言王心所以覆出為惡者本以不聽法言行無所據故耳然則法言實切於治在位者豈可以不告哉故勸之以各敬爾身欲其直言以供職也畏即敬身自畏所以畏天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也賦○曾在登反

戎兵曾但也暬御近侍之臣即國語所謂居寢有暬

御之儀者也憯憯憂貌瘁病而形瘁也言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喪亂則兵形已成而不能退其患也饑饉則死形已成而不能遂其生也用訊謂以直言告王也聽言謂人言可以聽者則言之者無罪而答應之若其言足以致譖是謂譖言則退而不聽勿使得及已也此言其隨時趨避免禍容身之計故不肯用訊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

流俾躬處休　賦也

不能言謂忠直而不能以巧言順人也如此之言不但出於舌而已出則必取禍故身至於瘁也前章所謂辟言不信者正謂此耳直言不若巧言者之能處休此人所以不用訊也然則巧言者非忠矣王安可不察而乃棄直言乎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賦也

于仕謂仕於此也棘急殆危也直言者天子之所謂不可使也而言出得罪此仕之所以孔棘且殆也惟巧言而天子以爲可使雖無仕之棘殆然公論之所不與朋友短之則未免怨歸於朋友矣此言仕者當無得罪於公論以見不可不盡其忠直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

此章爲正大夫離居者言正大夫蓋王之世臣與國

同休戚者不當避而出外也當其出居必倂京師之第而盡廢故令使之還王都則曰予未有室家以未有室家為辭見其無意於王室也其所言者如此使我聞之疾痛於心而人未有知我心者則但鼠思泣血而已鼠思與正月癙憂意同夫欲遷歸王都亦何難哉故又詰之曰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謂不必有室但肯歸則可以作矣此惓惓欲其歸輔王室之意也○正大夫與三事大夫踈戚不同正大夫謂世臣

無可去之義者也故責其離居三事大夫則比正大夫為稍疏而義可以去者也但既居位則有官守言責當夙夜匪懈知無不言以濟國家之難豈可為持禄容身之計哉至於不得其職不得其言然後可以言去耳不去而又不言此其所以可責也若邦君諸侯則遠臣也葢視朝政以為輕重者其不王不足責矣然則暬御小臣雖深有意於效忠而獨立寡儔無與共濟亦將如之何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此篇命題全無意先儒亦無以明之惟元城劉氏以為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以為有理獨以前二章章句長短不齊為疑此拘於文義之論也若以首章加此二句而分為二章理亦可通則劉說似未可廢焉

[seal]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八